

敬躋堂叢書

敬
啟
聖
教
書

經學博采錄卷四

南海桂文燦

阮文達公督粵建學海堂初擬於前明南園故址略覺湫隘又擬於城西文瀾書院以地少風景又擬於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久之始定於粵秀山麓堂中遠眺海門可見堂階南出循西下行折而東有石嶺迤南至於外垣其中百竿一碧三伏時不知暑也堂後有啟秀山房居山之前故名今祠公粟主於其中堂東石嶺陂陀梅花夾道西達於山房其東最高處有亭曰至山堂名學海取何邵公語亭名至山則取揚子雲語也堂南有室爲藏書處堂之外門西向與文瀾閣外門相對閣上碧瓦朱欄與堂相輝映皇清經解板藏於此公之初命題也第一課係困學紀

聞日知錄養新錄三跋公在粵凡十八課移節雲南乃選高才生吳應達趙均吳蘭修曾釗林伯桐張杓馬福安熊景星爲學長額定八人分擬經史詩賦等題分閱諸卷有缺七人公舉肄業生充補論者謂自有書院以來其法莫善於此也

番禺張磬泉學錄杓嘉慶戊辰恩科舉人以大挑選揭陽縣教諭改就國子監學錄秉性剛直與人豪邁自少喜爲詩古文詞兼工漢隸娶鄧孺人不兩月而卒遂不續娶新會富商盧觀恒嘗與從兄爭田拔其髮觀恒死子文錦以觀恒嘗置義田立義學有功桑梓丐紳士呈請從祀鄉賢已奉俞旨矣劉三山孝廉稔知顛末上書總督襄平蔣公力陳不可總督以公事不當私謁還其書令具牒孝廉述

於陳仲卿秀才秀才韙之於是闔屬紳士奔走相會者二百餘人嘉慶二十年夏四月聯名呈大府巡撫董公布政趙公護前欲寢其事道府以下爲承審官者皆迎意多方詰難忱以利害衆不爲動會總督被經歷李棠訐於部朝廷命大學士錢塘章公侍郎長白熙公按之因以鄉賢案付使者考問章相固趙藩之戚也意存左袒旣黜觀恆祀仍以術相撓方是時三山孝廉仲卿秀才羈守南海署者五月對簿於公庭者十數番艱苦備嘗旁觀股栗學錄悉與之俱詞色嚴正言詞抗直使者研鞠月餘終不能屈卒使祀典昌明庠序無玷維持名教其功不甚偉歟學錄嘗應南雄觀州牧之聘主講道南書院一時負笈從遊者至館舍不能容會阮文達公督粵廉學錄誨人嚴正特聘以

授公子經觀州牧款留再三學錄曰吾非喜奔走公卿之門者惟阮公爲當代通儒士林碩望應聘而歸吾學當益進也此至省城授經衙齋時公子已冠昏且得恩廕將爲部郎矣學錄猶不廢夏楚其剛直如此幕中賓客多研經之士學錄自以爲經學未深乃不分晝夜研讀經疏遂得目疾後竟成瞽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寇廣州城時高平祁恭恪督粵虛懷下士共籌防剿學錄書凡六上發憤指陳激昂慷慨讀其書猶可想見其人學錄旣沒

文燦

思讀

遺書而不獲甲寅冬訪諸學錄之子祖望得學錄遺藁二卷遺書盈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時粵東紅巾賊起連陷郡邑羊城戒嚴仍恐散佚急爲校錄編爲儀禮古今文考一卷經史筆記二卷增校尸子三卷增校漢崔實四民月

令一卷文集一卷都爲張學錄遺書八卷學錄尙有重訂
三家詩拾遺若干卷舊存其弟子梁玉臣處聞學錄校此
書時館某公署中時天寒甚侍者皆重裘學錄獨披禪衣
侍者以告始爽然添衣蓋孤詣專精不覺其寒也其說經
也但求其是而不爲墨守援據洽博持論名通閭百詩潛
邱劄記喪服翼注云余旣緣孟子而斷曰母不厭子因徧
檢儀禮禮記注疏又得五言曰祖不厭孫舅不厭婦姑不
厭婦夫不厭妻女君不厭妾若此者亦可作經讀學錄謂
君厭其妾故君在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
之及君薨然後進而服大功喪服記傳曰何以不在五服
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不服者指公
子之母言也子亦不敢服者爲君之尊厭之也故大功章

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厭公子卽厭公子之母也夫不厭妾之說吾不敢憑錢辛楣答問論古音轉音有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爲身卽讀躬如身詩無遏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韻非謂眞先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學錄則謂詩我躬不閱表記作我今不閱今躬聲相近疑詩易皆讀躬如今音與天鄰爲韻爾雅釋詁如謀也邵氏正義云如通作茹周頌臣工云來咨來茹邶風柏舟不可以茹鄭箋俱云茹度也度卽爲謀故釋言又云茹度也學錄則謂廣雅釋言如均也周禮司稼掌均萬民之食鄭注均謂度其多少是如有謀義似不必讀爲茹其他論說多類此學錄又嘗語梁玉臣曰天下有至寶之書不可不讀請之則經典釋文也玉臣名國珍番

禹人治經典釋文尤深於毛詩韓詩之學道光十二年程春海侍郎典試來粵素聞曾勉士學正深於經學並讀所著詩毛鄭異同辨喜其釋詩定之方中以爲且中之說欲羅致之以魁多士次場以六月食鬱及奠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命題以覘其用鄭箋課男功之說三場以經書天文爲第一策題因問定之方中以覘學正之對是歲學正丁艱未與試比得玉臣次場卷其詩經文破題第二語正用箋說決其爲學正之卷而策中之說不合故允售而稍抑之玉臣入都嘗於蘇市得惠定宇手寫周易述注並疏稿本會三易稿玉臣珍秘藏之後玉臣成進士爲內閣中書舍人久居京師收羅經學之書不下萬卷斐然有著述之意秉性謙退所作不輕示人後以病沒中途遺書莫

知所在云

新會縣在廣州西南劉宋永初元年置新會郡隋平陳廢
爲縣又改爲岡州趙宋祥興初帝昺立於岡州厓山忠義
昭千古之臣節江門理學爲一代之儒宗自明以來懷景
炎之君臣不絕於口衍白沙之學派不乏其人尙已惟是
漸尙空疎徒滋辨論則其失也近日喜以漢儒之訓詁說
經不蹈空誣之習者以文燦所知得一人焉曰陳逢伯子
驥余己酉同年友也經義亟爲座師道州何子貞先生所
賞一試春官遂不復出不榮於官授徒自給以惠定宇周
易述所說易義多未盡善欲別爲李鼎祚周易集解義疏
云咸豐甲寅之春余以紅巾將亂避地於江門偕君步至
白沙揖文恭之繪像瞻楚雲之舊臺興懷時事感慨係之

西蜀自漢文翁而後文學已開舍人為爾雅之注

經典釋文敘錄

爾雅犍為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

武帝時待詔錢竹汀云廣韻有舍姓蓋其姓舍名人孫詒

穀曰錢說未必然也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

注是其人姓郭爾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

武帝時豈即其人耶蓋本犍為郡文學卒使而人為舍人也名則不可考矣

子雲有方言之輯

至宋而眉山蘇氏子瞻易傳不襲元風多切人事書傳於

治亂興亡抉擇明切子由詩傳以序為本又以其時經傳

並廢特作春秋集傳以矯之以左氏為主有不可通乃取

公穀下及啖趙此皆切實之學不蹈虛誣非荒經蔑古者

所可同日語也近日以毛詩鄭箋說詩者以

文燦所聞得

一人焉曰王海樓大令劫原名暉吉一字雲田四川巴縣

人嘉慶癸酉舉於鄉出宰浙江金華西安等縣因濫刑斃

命部議降調不准捐復原官降捐縣丞改發江西因隄工

經學博采錄卷四

出力保舉以知縣升用部駁不准大令因在都察院呈控吏議不公有賞不及功罰浮於罪之語經部奏請欽派大員查核以所控不實議降四級調用所著有毛詩訓纂若干卷語多精確凌筱南云亦工詩王蘭汀大使嘗見之武進張皋文編修之授經弟子好學而不永年者有二人曰金安甫曰金朗甫安甫名承之徽州歙縣人也年十四從編修學時文讀江慎修鄉黨圖考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考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編修館於歙之江邨方次虞氏易凡所著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禮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鄭荀易緯略義各三卷皆安甫手寫之並受其義每寫一卷輒講解之書成安甫悉能指說益爲編修校其不合者數十事時編

修所居爲橙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五六月間每日
將入安甫與編修之甥董士錫年相若相善並受易各手
一冊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至足
樂云後士錫歸常州學不能竟安甫從編修至浙又至京
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朔日病死年十有
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
編修唯編修言是從飲食起居必編修依暫去編修皇皇
無所稅其遊京師也編修不忍沮之其父母亦不忍拂之
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讐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
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每欲著書編修
嘗戒之卒之後編修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
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編修取其易

表定爲二篇附於所著消息之後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序而錄之爲安甫遺學三卷庶以存其大凡云金朗甫亦歛人編修治易於虞氏義條理縝密朗甫盡通之爲之補正旁通年二十許卒編修序錄其遺書與安甫所著書合刻之

練童子伯穎名恕吾粵連平州人拔貢名廷璜之長子也生而聰慧拔萃出宰吳中童子七歲隨任讀書十二歲諸經皆畢性喜考證自九歲知讀漢書尋及諸史至十四歲並通鑑瀏覽畧遍於歷朝官制地理尤窮究每與人言上下縱橫異同得失雖老宿莫能當也羣以神童目之讀書遇有疑義可以他書對求而得之者輒籤記之長樂溫伊初孝廉拔貢同年友也於童子極相期許且告之曰以子

之好史學不二十年卽爲萬季野錢竹汀不難矣童子亦自喜特甚居無何竟以咯血卒於上海縣署年僅十有八歲時道光十八年五月七日也所著已成者有後漢公卿表後漢書注栞誤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五代地理考明諡法考雜文十一首童子卒後拔貢編爲多識錄四卷刊以行未及成者尙有春秋地理表十六國百官表又雜考經史十餘篇拔貢嘗語伊初曰此兒夙解都非意計所及方其竊讀漢書尙畏吾見也每袖至僻處觀之至年十一二時試舉史漢中事詢之輒數無遺又云漢丞相有有傳者有無傳者若陶青劉舍僅見諸表者也再以兩漢官制詰之皆歷歷析其增損是時方爲後漢公卿表未成也吾嘗讀沈東甫新舊唐書合鈔序中有曰劉司徒者兒輒

指爲誤詰之曰劉胸爲司空未爲司徒檢五代史本傳果然有友人以韓陵石示之謂係高歡破爾朱榮事竊語吾曰韓陵之戰乃破爾朱天光非榮也其於通鑑地理尤熟竊嘗論信陵君與諸侯兵追秦至函谷關以今地理言之當從某某進軍又作唐藩鎮論指陳地形悉合理勢云其咯血也以哭殤弟故天性孝友無纖毫忤色其卒也拔貢哭之慟曰吾不欲生矣余嘗得多識錄讀之考證精核體例嚴明童年得此尤難也其論荆軻云昔燕太子丹憤強秦之蠶食且恐及於燕邦於是遣荆軻刺秦王不克被殺綱目書之曰盜嗚呼此亦忠臣義士之所爲特未成其事耳烏得以盜稱之哉夫以秦王之暴人咸思剽之刃而食其肉苟軻得成其事將天下諸侯必且有畔秦而合縱者

雖燕國之祚未必不少延不意終不能成而燕遂以滅悲夫矧復書盜而重以挫英雄之志哉夫軻之事與張良博浪沙之事何異綱目不書盜誠以張良報仇於既亡之後其志易知荆軻行之於未亡之前其志難見也然其爲報仇一也此可謂不曲諒人心者矣雖然燕丹非知道者也既知秦之強而不能修德合縱以自存徒欲報其私忿快心於一劍之任其術固已疏矣而軻也特感其厚意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其死亦非合於道者也是以燕丹荆軻所爲但取其心而不取其事可也必欲書之以盜則是助秦而重其罪也亦可謂持平之論矣其所論說多類此經書自宋以前無梓本傳寫易訛故立石經以訂正之爲長久計也嘗考歷代所刊其書石之人刻經之數隸篆真